

蘇聯文藝叢書

岸河的明光

譯 剛·克·幹 著 娃諾潘·拉維



上海中華書局
新羣出版社

蘇聯女文藝叢書

光 明 的 河 岸

維·拉·潘諾娃著

徐克剛譯

上海中華書局
編會協好友蘇中海上
行印社版出書新

V. PANOVA
 BRIGHT SHORE
 SOVIET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0

蘇聯文藝叢書

光明的河岸

著者 維拉·潘諾娃
 譯者 徐克剛
 主編者 上海中蘇友好協會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康里三號

1951.8. 初版(上海)

總經售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7) 0001—3000

V · 潘

是她在戰後

她於一

多別的蘇聯

候，她就開

門獲得了經

潘諸姓

開記者。她

她在報

全面知識！

她開始

九三二年起

場劇院最佳劇本獎金頭獎的「伊里亞·柯索戈爾」和「伊里亞·莫洛美茨」，以及獲得全俄劇本徵求獎金的「普莫斯科」。

一九四四年末，蘇聯作家協會莫洛托夫城分會，派作者到在北方前線地帶活動的一輛軍用救護列車上工作，協助列車負責人寫小冊子。她在車上目擊了工作人員的緊張愉快的生活——他們怎樣忘我地把自己完全獻身於看護傷兵這一神聖工作，怎樣全心全意而滿懷熱愛地為他們服務，受到極大的感動，就極端親身的體驗，寫了一部具有偉大藝術意義的作品。

這結果就是那部迷人的小說「旅伴」，一種對於蘇聯生活的生動的描寫。從這小說裏的那些人物中，蘇聯的讀者發現了他自己的「旅伴」，他的同時代人；從他們身上，體現了蘇聯人民的許多優美的特性。

作者在本書裏通過不同的人們的生活，描寫了蘇聯人民——祖國保衛者的一種偉大的生活。我們在衛國戰爭初期的劇烈戰鬥中及列寧格勒被圍時期，和作者的許多人相遇；我們却在勝利後的那些光榮日子中和他們分別。戰爭結束後初期的氣氛，回復到和平建設工作後的那種歡榮情形，都被作者以偉大的技巧傳達了出來。

「旅伴」使作者獲得偉大的名聲，並榮獲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首獎。一九四七年她寫了第二部小說「克羅辛里卡」，也受到同樣的歡迎。這是描寫衛國戰爭末期與和平後最初幾個月，烏拉

爾一個大機器製造廠裏的蘇聯人民的奮鬥、工作和創造性努力的。像這工廠的監督里斯托巴德，據說這工廠的五年計劃，就是他個人生活的五年計劃，這些人民過着充實而有興趣的生活。他們個人的幸福並不和社會的需要相衝突；恰恰相反，他們認為要使緊張的生活有意義而且完美，必須要與社會相結合。

潘諾娃的人物，大部分都取自實際生活中。然而作者熱誠地抽出了蘇聯人民的典型部分，因此，她底人物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般性。這部小說也榮獲了斯大林文藝獎金。

潘諾娃依然和她第一部小說中的人物，她在醫院列車中的「旅伴」相接觸，而且跟着他們的生活前進。他們中間的一個——今天的國營畜牧場托拉斯的監督，向她授意了她這部最近的小說「光明的河岸」的主題。他給她研究這一部門的蘇聯生活提供了一切的便利，並使她遇見了那些為我們在本書裏這樣生動地描寫了新的人民。

在這本小說裏，潘諾娃以表現她底藝術特性的忠實於生活的性質，描寫了各種典型人物。她顯示了對那些正在改變世界的人們的深刻的愛，以及對那些使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出色的各種新的特性的精細的瞭解。

在潘諾娃的筆下，這個國營畜牧場——「光明的河岸」裏的平凡人民的忘我勞動，顯得多麼美麗而且富有詩意。他以樸素有力的筆調，給我們刻劃出了這些勞動婦女的令人難忘的形象——如蒙為

了不斷提高牛乳產量，不惜犧牲身體健康，每天工作十九小時，社會主義競賽優勝者的年青擠奶婦紐沙·什拉梭娃，和在這農場裏工作了十五年，曾經接過二千五百頭小牛的生，從來沒有一頭死亡的老農婦娜史塔西亞，彼得羅夫娜·柯羅斯退里娃……以及別的許多人。作者把這些人物由社會主義制度所培養出來的新的意識和面貌，有力地刻繪出來，用具體的形象，浮腫似的把他們的道德和政治的統一顯示了出來。字裏行間，對蘇聯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光明幸福的未來，洋溢着無限的熱愛、發射出燦爛的光輝。

潘諾娃善於刻劃人性，在她的筆下，每一個人物都活生生的突出紙面，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你讀着他們，彷彿面對着他們一樣。他們都是蘇聯的平凡人民，然而他們都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英雄；他們都被崇高的勞動熱情鼓舞着，忘我地把自己完全獻身於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生活在一個人的價值決定於他的勞動的國家裏。在這裏，辛勤勞作是被看作一種偉大的功業的，而辛勤勞作的人就是一個英雄。」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工作目標是爲了增進他們國家的福利，他們都努力要給蘇聯埃祖國培養出更多更好的優種牛犍，生產出更多的牛乳。他們從他們的勞動中獲得創造的滿足與快樂。

顯然的，潘諾娃在寫本書的時候，懷着一個崇高的目的，她想從這些平凡人民的創造性的忘我勞動，表現出蘇聯人民如何懷着高尚的目的和勇敢的信心，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進。

平凡人民的忘我勞動——這是集體化農村中一種強大的力量，這也就是使社會主義蘇聯的國力日趨強大、使蘇聯人民的生活日益充實幸福、並且一步步向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推進的一種巨大力量。潘諾娃有力地向我們表明了這一點。

最後，附帶聲明本書根據一九五〇年三月號英文版『蘇聯文學』譯出。感謝一位可敬愛的蘇聯朋友，在翻譯本書時，曾經幫助我解決了一些書中的疑難。

譯者



娃諾潘·拉維

目次

譯序

第一章 柯羅斯退里夫

第二章 河流、叢林、和市鎮

第三章 做監督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第四章 環街

第五章 夏天

第六章 秋天

第七章 娜史塔西亞·彼得羅夫娜

第八章 冬天

第九章 紐莎

第十章 春天

第十一章 歡樂與悲哀、聚會與別離

第十二章 早晨——大家工作去

一
一
四八
九〇
一一
一五一
一七六
一九八
二三七
二六一
二八〇
三二九

第一章 柯羅斯退里夫

柯羅斯退里夫在到黨區委會去的路上，順便去看了司機托西雅。阿爾瑪佐娃，像她自己所說，是去「處罰她一下」的。

這是阿爾瑪佐娃呆在家裏不去工作的第五天了。柯羅斯退里夫曾經派人去找過她，而且也會向她發出一個可怕的命令，但是毫無效果。阿爾瑪佐夫家裏人都不把這當作一回事。整個家庭、所有的親戚、以及整個街坊鄰居們，都在興高采烈的慶祝着托西雅的丈夫從衛國戰爭的戰場上平安歸來。

春天的歡樂的陽光，在小廚房裏明亮的照耀着。時間已經不早，但是這個家庭還只剛剛預備吃早餐——因為昨天晚上他們直到第三遍雞啼才上床睡覺。阿爾瑪佐夫坐在桌子旁邊，沒有刮過鬍子，也沒有繫上腰帶，眼睛因為昨晚睡得太少，有點發紅而且睜不開的樣子，但是他的長靴靴襪得像鏡子般的發亮。潔白的硬領絲在他那緊身衣的圍頸帶上。「這是托西雅爲了要使他丈夫看來漂亮，才給他這樣做的，」柯羅斯退里夫心想，他一眼就把這一切情形全都看在眼裏了。坐在桌子那一邊的兩個小姑娘，也都打扮得很漂亮，大的那個穿着少先隊員的紅領巾。哼，那麼這些孩子們也都逃學在家裏玩呢……托西雅正在火爐旁邊忙着，用她又移動着鍋鏟，她的面孔因熱而發着紅光。他們個個都在作樂

呢，這些該死的傢伙！把工作日當作了假日，你真要以為一切的法規不是為他們而制訂的呢……

「你在這兒幹什麼呵！」柯羅斯退里夫跑進廚房裏去，提高嗓子尖聲叫道。「我正在找你呢，托西雅。趕快做飯給你家裏人吃，做好了就走。」

「拿張椅子來，」托西雅向她的大女兒說。「別對我生氣，德米特里，考納耶維奇，你看，我是多麼高興呵。」

她放下爐叉，面向柯羅斯退里夫站着，用閃閃發光的眼睛自覺有罪般的望着他。她那雙眼睛，說起來，是灰綠色的，四面圍着黑黑的一圈。那兩個坐在她們爸爸對面有着亞麻色頭髮的小姑娘，也有同樣的眼睛。在這樣的眼光的注視下，你想要向她叫喊：「這算那一門，我要到法院裏去控告你呢……」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只得在姑娘端來放在廚房中央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來，試作心理上的攻擊。

「我也很替你高興，當然，我要向你祝賀的，」柯羅斯退里夫開始說，「可是工作是工作，托西雅，可不是嗎？」

「這幾天我不去工作是應該的，因為我過去做了許多加班工作，」托西雅說。「魯卡尼奇把我做加班工作的那些星期天，全都記了下來。後天我就可以來工作了。」

「你倒不說下星期來工作。你知道，你簡直在利用你的地位呢。」

她仰起頭，笑了起來。

「你們現在是步行了吧？」她笑着問道。

「不，我們現在坐飛機了。」

「不要緊，」托西雅說，「操縱飛機，於你是有益的。」

她快活的大笑起來。她的咽喉像鴿子的咽喉般的漲大了，她的眼睛發出繁燦的光輝。「哎，哎，你們看托西雅！」柯羅斯退里夫吃驚的想着。「她倒很會笑呢！」他第一次注意到走起路來總駝着背，面色憔悴，睡眠不足似的，蒼白，無神的這個女人是燦亮的，而且身材的結構也很美的。

他大聲的說：

「這不是可笑的事情。一句話，你總想證明你是人家少不了的。也正因此，你是太降低了。你說——是誰給你修好了屋頂，使得孩子們不致淋雨的呢？」

「怎麼樣？」托西雅問。

「是誰給你幫助的呢？還有什麼地方你能夠找到這麼個專差使呢，人家供給你木柴，還常常給你

一些牛奶和肉？」

「牛奶、肉、這樣那樣，」托西雅模仿着那個會計員魯卡尼奇的聲音說，又突然大笑起來。

「喂，喂！你以為這是人家應該給，而你是應該取的嗎？」

「確實，」托西雅說，轉向她的丈夫。「他們確實幫了我不少忙。」

「可是你却在工作期間在這兒玩呢。這是應該的嗎？就在這時候，那些值夜班的擠奶婦們還在對岸小丘上割草呢。擠奶婦們！你要說，這是她們的工作嗎？那些拖拉機駕駛員們一口氣工作了十八小時，都不會下車來休息過一會兒。牛欄棚裏擠滿了牛犢。而我却必須到各處去走走，去看看他們，而且，對不起，我還得走着去呢！」

「德米特里·考納耶維奇，」托西雅靜靜的說，「我四年沒有看見他了。」

阿爾瑪佐夫站起來，在擁擠的廚房裏踱了一轉。他的左手插在騎兵短褲的口袋裏，右手拿着一支正在抽着的香烟……他慢慢的、彷彿從夢裏醒來般的，察看着低低的白色的天花板，在那上面去年沾上去的煤烟，到處從那淺藍色的粉刷裏透出來。托西雅站着，用她那迷人的眼睛一變不變的注視着她的丈夫。

「他們修得很好嗎？」阿爾瑪佐夫靜靜的問。「再沒有什麼地方漏雨了吧？」

「不壞，他們修得很好，」托西雅回答。「他們用的是很好的快乾性的油。」

「也許還可以粉刷得更好些，」阿爾瑪佐夫說。

「我要把它再粉刷一遍的，」托西雅說。「我只是臨時匆忙的翻了一下，我日夜都在開車子，一厘都不得一刻兒閒空。」

「你幹嗎叫她像那樣的工作呢，」阿爾瑪佐夫說，轉向柯羅斯退里夫。「她是一個女人，她有時還得照顧家裏呢。」

「你也來給我們作一個駕駛員吧，」柯羅斯退里夫說，「那麼她就可以開一天車子，休息一天了，那時就沒有會反對。」

「我爲什麼要來開車子呢？」阿爾瑪佐夫說。「開車子不是我的本行呀。」

「那麼你的本行是什麼呢？」

阿爾瑪佐夫沒有回答。他跨過柯羅斯退里夫的長腿，走進廚房隔壁的那個房間裏去了。托西雅代他回答道：

「他是一個木匠。木匠，而且也是個細木工。」

「那就更好了。我們歡迎他去工作。」

「我們再看情形。先讓他休息一下。你別忘記了他在醫院裏躺了一年多呢。」

「現在他怎麼樣——現在他好了嗎？」

「現在他完全好了。不過，還是讓他先休息一下吧。」

「要好好的照顧他。」

「我也這樣想！」托西雅說。「你幹嗎不把上衣脫掉呢？請坐下來跟我們一起吃飯吧——我馬上

把爐子上的包子去拿來。」

「我來不及吃包子了，」柯羅斯退里夫說，站了起來。「我已經就得太久了。好，再見吧。記住，明天得去上工了，聽到了嗎？」

「後天吧。」

「不，明天！」柯羅斯退里夫這次用着一種斷然的調子在門口說。「別怪我沒有警告過你。明天，早晨頭一件事！」

「終於我還是讓她自己去決定，」他跨着大步迅速向街上走去的時候，心裏想。「開頭時直截的說——趕快做飯給你家裏人吃，做好了就走。」——結末却說「明天去上工」。你會經看到過這樣一個可笑的寶貝嗎？照這樣子，他們全都耍來玩弄操縱我了……我想明天她也不會來上工的，我打賭她決不會來的。看樣子她愛他都要瘋了。假如有什麼人像這樣子的愛我，我是知道該怎樣去寶貝這種愛情的——只要我活着，我就會感恩不盡。真有趣，我年青，而且像任何人一樣的好看。然而沒有人愛我——我在前線遇到的那些姑娘呵……我不知道我在比洛斯塔克碰到的那個金髮女郎，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甚至連我的信都不回……還有那個有着一對黑眼睛的姑娘常常對我說：「哦，你多麼高大呵，可是我的丈夫比你更高呢！」並且總老把她丈夫的照片拿給我看……但這一切全是廢話——這不是戀愛呀。」

然而，現在沒有多少時間來作這種推究了。他要到黨區委會去作報告。

一星期前，黨區委會書記高里陳科會來參觀了那個國營農場。他巡視了所屬各畜牧場，並且和那裏的農民談了話。柯羅斯退里夫和農場黨組織書記貝基雪夫陪着他巡視各處，並把農場裏的一切情形告訴了他。他用陰沉的、不笑的眼光凝視着，注意的傾聽着，然後說：

「很好，你應當到黨區委會去報告。」

但是他對於這個國營農場的觀感，却一句話也沒提到。柯羅斯退里夫說不準他到底喜不喜歡高里陳科。他稍微有點失望。集團的管理完全依照正確的方向進行，但是區委會的書記，真的能夠在一次私人談話中發表他個人的意見嗎？我敢說，我們是應該得到一些誇讚的……

高里陳科早晨七點鐘就到這農場裏來了，一直留在那裏，直到吃中飯的時候。他們請他吃飯（廚子們特地爲他預備了幾樣可口的好菜），但他回各說：

「謝謝，我要到却卡洛夫農場去吃飯。」

於是他就騎着馬到却卡洛夫集體農場去了。

柯羅斯退里夫現在正在心的深處經驗着一種下沉的感覺。他不知道在黨區委會裏，一切事情會有什麼結果。但願他們至少能夠說句好話就好了，這樣他就可以帶着自由自在的神情，從會議席上退下來，就像上次他看到那個區教育部部長在他們記錄了：「他的工作，大家都認爲滿意」的評語之後所